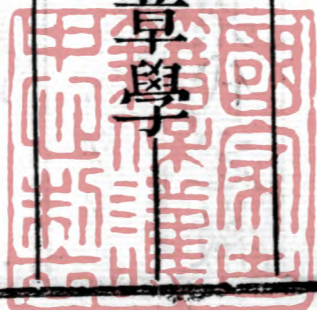




魯文書屋集畧卷之七

安鄉潘相潤章學



祭文

龍神祠落成告文

惟神象符震索德配乾元躍地騰霄與雲降雨亮天工於四海熙帝績於五辰普美利以不言功同嶽瀆膺崇封而有赫禮備春秋有感斯通不行而至惟茲福邑夙有靈湫荷年穀之順成宜明禋之右享乃塗山芝水各有私祠而附郭近城舊無專廟一炷莫焚於朔望三牲或簡於歲時小信未孚明神弗福想無文之咸秩寧有廢而莫興某也承乏一隅蒙庥

續文書局影印 卷之十  
累歲民之質矣望恩施之均霑神實相之乃威靈之顯爍是  
用羣情協合新廟剏修卜射圃之舊基遴賢能以經始募泉  
刀於羣力練時日以永終木屑竹頭誓無乾沒松楸柏板用  
薦馨香旣作廟宮乃修神主諏良辰以升座奉嘉栗而告虔  
伏願保我黎民錫茲多福沛應時之甘雨沴散虹霓出奮地  
之迅雷災消魃鬼郁苗邵黍收玉粒於南東堯韭禹糧納珎  
禾於疆場則萬民時若陳俎豆以無疆八蜡咸通薦牲犧於  
有永矣

天妃祠落成告文

惟神顯異風濤著靈渤海扶危濟險捍患禦災受累代之徽  
稱膺

天朝之封冊不言所利有感斯通某也仰荷神休夙叨靈貺  
惟福山之小邑多航海之扁舟颶浪颶風全資利澤柿更沙  
漏永藉慈仁是用鼎建靈宮肅新廟像諏良辰以升座奉嘉  
栗而告虔伏願佑我烝徒錫茲祉福明燈常現於水面異雀  
時飛於桅頭則利涉大川拯困窮以有永敬共明祀同嶽瀆  
以無疆矣

告鄉賢孫公文

惟公毓秀采山鍾靈渤海蚤勵聖賢之學永懷康濟之心望  
重清班勲崇劇郡守新安者六考遷屏翰以三年澤物洗冤  
星輝諸路賑荒平盜麥秀雙岐故慕德懷仁長留碑版而行  
芳志潔永樹範模當年禮祀乎鄉賢此日芳流乎

國史然而衣冠非舊子姓氏微地失寢邱風吹落葉望楸梧而惆悵瞻榱桷以慕思筵几猶存馨香誰薦某也仰欽芳躅博采舊聞釐厥墓田新其主像又訪得公之嫡孫名萬鵬者詳准咨充奉祀生員榮之頂帶教以儀文俾於春秋得司籩豆茲特於丁祭之前一日虔陳椒酒敬奉牲牢令其拜謁瞽宗式瞻神主庶知立功立德報以千秋從此孔惠孔時傳之百世惟靈鑒只庶其來歆

歲乙酉余過孫氏塋欲拜公墓而無識者後因孫守辰控武生孫應華侵用塋內樹價悉心推勘乃得公墓所在及其遺像家譜譜載塋地戶名孫基實公嫡孫孫守忠其後也乃歸其業而爲之請奉祀詳見墓表

### 遷朱公神像於新祠文

朱公諱國梓遼東名將朱梅子也明崇禎四年任福山令時流賊陷登郡公嬰孤城固守糾義勇設箭簾木堦炮臺炮架出奇兵斫賊賊退走邑以東均賴保全累陞直隸昌平道已乃遁爲僧福人懷之立祠東城樓南厥後燬於兵置神像城樓中考公任福時嘗於射圃建觀德亭余旣與紳士重建茲亭亭後建龍神祠因於祠傍爲公祠奉安公像匾曰東牟保障聯曰此日登城懷舊績當年觀德有新亭志不忘也乃具香帛牲醴爲文以告之曰烈烈朱公將門之將作幸福山曰爲保障昔明末葉黃巾陸梁天旋地圯鰲折塵揚登郡以西百城不有公奮義威登陣固守爰告城隍爰鳩紳士三里之

城堅於百雉砲臺木架籌策斯精九攻九却保我天氓禦灾  
 捍患疫鬼遠驅公有驅疫文鴻篇巨製示我範模民懷厥績祠宇  
 蒸嘗衣冠金碧像設輝煌不與其廢奉祀城樓明禋莫薦我  
 職斯尤乃作新宮龍神妥侑敬立公龕於宮之右昔公來此  
 校射練兵今公於此飲沃羶馨拂拭新亭顧瞻東郭神所憑  
 依勿予厭薄翠峯奕奕渤海茫茫報功崇德山高水長

求雨文

惟神福錫蒼氓千家諧箕畢之好恩回戾氣萬晦溥陰陽之  
 和生枯木之繁華珠絲布地撲燎原之熱火銀脚飛空靡隱  
 不周有求咸應茲值早秋行令末伏司權暑色流金曲澗墜  
 蓮房之粉晴光冶地平疇驚霜葉之紅某等一月祈年三旬

請命焚巫徙市法多做於古人望漢瞻星憂倍深於夙夜昊  
 天上帝縱難邀其聽聞先正羣公胡寧忍此耗斲蓋負愆引  
 咎官守莫辭而捍患禦災神靈攸任苟三時之有害詎八蜡  
 之能通某等是用彌畏悞焚益垂涕泣悲窮魚於涸轍猶求  
 水於江干伏願迅布威靈俯平譴怒震雷轟魃鬼山川狃神  
 糞之香解雨潤禾苗原隰流仙漿之液則寒者襦而饑者食  
 百里回春壯有養而老有終三農依宇矣

惟神恩綏下土三農慰望歲之情福錫蒼生百里霑及時之  
 惠消旱魃之災患解雨淋空破晴鳩之誼譁震雷轟地年年  
 依宇在在回春茲值時近初秋節逾大暑望密雲之夜滄忽  
 旭日之朝升火色鑠金晴光煮土青苗將萎於千畝好雨未

足乎一犁某等是用敬滌壇場虔申禱祝雖救民無術而憂  
早有心災已切於肌膚告難辭乎煩瀆伏願俯憐窮赤下鑿  
微忱瓶水瀉中天曲澗澆堯年之韭珠絲飛厚地攢峯濕禹  
日之糧則枯幹生華庶三時之無害枯苗成穀將八蜡之可  
通矣

惟神呵護一方奠安四境凡間閭之疾痛皆在鑒察之中斯  
時令之雨暘自邀調和之福乃今律值林鐘水行東井密雲  
有滄望銀脚之飛空旭日忽升苦晴光之煮地苗將槁矣神  
罔恫乎某等敬滌壇場虔申禱祝為民請命引咎呼天惟願  
哀我烝黎錫之膏澤甘霖叠沛禾黍淳興則大有頻書奏寧  
盈於百室甫田載頌長報賽於三時矣

惟神有赫惠此一方雨暘時若明用降康伊余承乏仰荷保  
障三年稷黍走魃驅蝗朱明日麗有麥升場林鍾應律獨苦  
恒暘密雲不雨復見朝陽翹翹者粟翼翼者梁日之中矣何  
草不黃哀我民庶家無宿糧吁嗟南畝曾是莫量憂心愈愈  
屢用祈禳願神錫福捍禦無疆甘霖叠沛汜濩孔將有楚其  
豆有潔其觴拜於壇下胡忍我忘

告關帝文

伏以神靈赫濯鼓元氣以雷域中聖德覃敷騰巨川而雨天  
下諸畢箕之好無隱不周釋亢伏之愆有災必卹詎時逢乎  
六月獨降割於一方竊惟某邑屢慶盈寧忽遭亢旱怵晴光  
之煮地驚火色之流空某等請命羣公祈年先正不憚再三

之瀆未邀優渥之施禾苗槁於隴頭疋巫暴於壇上勉修人事難聳天聽是用虔率童男哀求聖帝伏願俯憐窮赤下鑒愚忱玉宇灑瓊漿一滴生蓬廬之色銀宮鞭紫電千條散魃鬼之魂則四野有秋如領青泥仙飯三農獲歲長沾絳闕神膏矣

又祈諸神文

惟神厚德福佑海疆雨暘時若連歲降康嗟今之夏有麥升塲以祈甘雨露我黃梁如何六月遭此亢陽瓜焦其葉粟敗其房曷忝與與曷秬穰穰彼田之阪如石斯剛有窪者土何草不黃人懸其耒曰此胡祥曰惟茲邑瘠土貧毗豐年多獲室靡蓋藏關東口北輕去其鄉十家而九焚獨淒涼矧茲天旱災我秋糧何餽何粥何以衣裳百千老稚插柳踉蹌東西南北呼籲穹蒼宰官憚暑如刺如芒乃同人吏泥首焚香巫覡咸集嗥懺神堂哀求神惠奔走倉皇其雲其雨惟日有霧流空火色煮地晴光吁嗟風伯更喜簸颺礎胡不潤蟻亦不防我思其故職令無良惟神災令百姓何殃五日不雨稼穡卒痒十日不雨厥壤其荒神如我鑒靈雨其滂神如不鑒徙市焚疋謹告

惟神興雲降雨普徧德施膏我黍苗保茲黎庶今吾邑自五月至六月之初甘霖稀少阪田輟耒窪土懸犁豆穿地而未伸苗將榮而轉槁實縣官之獲戾於百姓乎何辜是用齋戒祈求號呼堦下伏冀靈澍早沛布惠茲土戴德何窮蒙休無

既相以菲材濫竽茲土幸蒙神惠連歲有秋今自五月以來已  
虞甘霖之少而六月徂暑更苦炎日之多使我蕞爾小民阪  
田輟耒窪土懸犁豆入土以未芽苗欲枯而難秀惟人心之  
惶恐祈神力之轉移某也蒿目平原焦思夙夜欲設壇而祈  
禱先入廟以哀求伏冀尊神俯憐下土沛應時之好雨庶多  
稼之如雲戴德無窮蒙庥曷既為此牒呈伏懇照鑒施行

謝雨文

惟神有赫屢錫康年多稔多黍載頌甫田時維季夏魍鬼妖  
煽晴暈落葉赤地飛烟憂心愈愈引咎呼天焚炷徙市風夜  
如煎孟秋六日闔澤旁宣林間霧縠樹杪雲連珠絲遍野銀  
脚飛阡霖霖浸潤蘊露滌滌黃泥滑滑碧沼汨汨南東疆畝  
槁葉春還農忭井里賈慶市廛敬酌神德祭酒烹牲祈神俯  
鑒來歆豆籩

祭諸城相國劉文正公文代

嗚呼惟公鍾靈泰岱毓秀濰淄天賦忠清生應熙隆之運性  
成仁義出逢

神聖之知陸敬輿之文章言皆有物匡稚圭之經術語必解  
頤及夫晉階栢寺總憲南牀花驄清路白簡飛霜夜半頻虛  
乎前席日中猶進乎皂囊似鷹鷂之逐雀噉鸞鳳於朝陽爾  
乃委之喉舌寄以股肱出則賦政四方文武萬邦之憲入則  
分猷九列天人夙德之升籌策軍營胸次之甲兵無算隄防



河海波濤之衽席齊登辨大獄而三年雨灑督鉅工而萬戶  
雷騰幾處風嚴銛於鑊邪之劔一泓泉冽皎如玉壺之冰以  
道德爲橐鑰以理義爲準繩不稍徇乎彊禦惟痛戒乎稊稜  
震亨而致福有則屯難而具德彌恒由是望重端揆任崇心  
膺弼五教以贊襄調一元以揚詡駕玉軸以運樞機挽銀河  
而沛霖雨陳謨時奏伯益之艱鮮教胄日宣后夔之律呂澄  
心似水不通掃葉之賓啟事如山獨薄到門之侶萬間厦庇  
竟無杜曲名莊五畝園荒豈有平泉別墅維一經之世德教  
令子以宣猷喜精神之矍鑠膺滋至之天休歌明良以膺載  
頌泮奐於休游舞七旬之干羽裁四庫之圖球拜圭瓚於文  
人享秬鬯之二卣何入朝兮昧爽羗躑躅兮日華甫傳宣於  
紫禁出大葯於

天家命貴臣而造拯遽捐館以興嗟不憇遺乎一老悲歲在  
乎龍蛇於是

聖天子聞奏震驚馮尸號泣痛元宰之溘亡念耆英於自昔  
五十年中外敷歷勤勞久被乎管絃十餘載左右後先茂烈  
長銘乎竹帛施隆禮以殊常嘗輟朝而歎惜鼎彝勲著奚誇  
稱字之榮文正謚崇特定尊名之策加大傅之台銜入賢良  
之祝冊錫內帑而飾終

召嗣君以馳驛慎禮葬而盡哀舉渥儀以優卹尊國老於保  
衡表功宗於旦奭是惟我公才足以經綸乎天地道足以覺  
牖乎屯蒙忠足以昭宣乎日月誠足以孚格乎雷風扶兩間

之瀨氣建一代之豐功荷神明之鑒佑極弗祿之該崇雖遊  
辭於

聖世遽晦跡乎幽宮而其孚交之盛德業之隆自有不待生  
而後著不隨數以俱終者長依乎

絳闕而永峙乎蒼穹某等夙慚魯質幸託韓門屢瞻模範側  
聽講論自備封圻之吏仍邀指引之恩故外為烝民以惜逝  
亦內效楚客之招魂觀蕪詞以窺測薦牲俎與酒樽偕羣官  
而申奠靈陟降其如存

祭武進相國劉文定公文

惟公相業比漢韋匡惟公鴻製邁宋曾王崇終隱卒誅有  
天章殊助懋德炳厥旂常生為元輔薨耐賢良尊名佳傳萬

禩垂芳升堂高第慟哭廬塲曰濯江漢曰暴秋陽不材子我  
奚馨鋪張惟公教澤各滿其量感恩知己糞朽難忘嗟予魯  
鈍十蹟於鄉蓬飄燕趙旅食棲遑乾隆廿五譯館趨踰公典  
京試乃側門牆公嘉生卷楚騷競長榜開果爾其喜洋洋生  
自茲後稍有聞望白頭學究屢謁公堂高鑿鑽仰善誘多方  
及成進士載覲

天閭以愚被黜公謂無妨進身攸始欲正而莊為臣入告循  
是則臧一麾作宰箴我官常勉之卓魯期以龔黃出其球釜  
典則輝煌許題鳥史鼗鼓雷碾公旋遵制南駕其航一伴萬  
里代叩廬傍兔園篆刻什襲裝潢敬求斤削拯我膏盲入居  
政府慈惠滂滂我遷闕里鑿枘相戕手書肫命以撓其剛再

提玉尺回彼瀾狂焯兒糠粃仍荷簸揚一家兩世俱入公囊  
今年正月朝見

巖廊依瞻相府諄誨以覆又云疇昔宿逋未償何時稍暇終  
以一當拜辭無幾聞有腮瘍

聖恩稠渥醫藥周防曾是莫挽永弼吾

皇不遺耆老福我八荒我聞公訃設位西房率予諸子哭奠  
傾觴呈一萬漏各抒悲腸惟公靈鑒庶其來享

祭原任大司馬仁和陸鳧川先生文

歲在戊寅公教胄子予以諸生執經璧水公獎予文取式淨  
靡周禮六篇公稱其美與刪翼編並陳座几派校官書趨踰  
殿裏

聖代敷文窮荒覃被有截球藩英材濟濟承

詔北來在雍之泚

帝命遴師授之經史公不棄予謂堪任使薦於闕廷袞袞有  
參皓首經生聞譽大起一鐸五年先憂後喜春砌槐青秋堂  
泉沈箴我無涯賢關一揆生之時文非非是是錫以弁言與  
國初比裁我球編有要有體起例發凡始終條理易說禮書  
俱經磨砥嘗語羣公是真學士汲古歸愚堪劇前壘事竣奏  
聞朝於

階祀以有微官亨其屯否騰駕罷牛並驅驟駢凡厥有生伸  
於知己大桷細栩裁成同軌聞公訃音銜悲難已哭奠寢門  
靈其鑒只

祭太子太傅戶部尚書錢塘王文莊公文

受恩之感輕於知己恩以知受其感倍之惟公知我鴻漸于  
連歲之癸未羣謁公惟公顧謂我識子憾遲子多著述盍取  
以貽我聞而慙感切於私退而發篋念我支離十年西北今  
乃得師執經請益解惑賞奇春秋周易周官禮儀下逮球史  
今古文詩丹濡墨漬亂稿離披再踰寒暑飲我清卮取予諸  
種以次評題或圓若宿或圻若龜或堆若灸或直若圭曰某  
需後曰某先剖曰某完美曰某微疵抉經之奧執聖之規官  
方用勗經術畚菑子循是道何往不宜子非弟子是後書詞  
老兄老友惟余所施再三還辟公卒不移酉年正月扈

蹕南馳郊墟泥路野帳諄提比邇關里信乃被背張弧載鬼

蜂起羣疑流言京邸虎噬凶危動而險解公所扶持震來虩  
虩啞啞之時爰來濮郡入覲

彤墀燕衍几席重領蔡著仙源志稿乃斧以斯損增體例如  
玉載鎚我

皇文武上邁軒羲續脩刪定萬古誰齊經史子集源派流支  
四庫薈要

天子曰咨惟卿博雅惟汝裁劑蒐羅藏佚慎簡僚司繕鈔千  
手以我燁兒陪從多士篆刻鼎彝謂予所著按節來齋志書  
全帙魚魯懈基瑕瑜審辨載削其紕袞袞弁序有眼如箕凡  
公之誨切切怡怡百函倦懇什襲纒緇孟陬六日齊河之湄  
手書拜展福軸頌垂歡申謝祝純嘏多綬方欣答問忽起哀

續文書屋集卷之十  
思聖鄉差次聞訃如癡相國予語耆老不遺朋無伙比國乏  
梧楮失聲一哭四座涕洟惟公蚤歲望重龍夔瓊琚玉佩敬  
慎脩辭和聲賡載百卷棗梨一心一德

聖主是毗屢提衡鑑徧市黃驪風旋茁軋材裕棟榱回翔六  
部六典總治乃宰邦教稷契之爲俾民親遜俾乏殿屎榮  
賜第宅

紫禁乘騎升諸九老永錫純禧何公戩穀乃罄於茲年方周  
甲一跌難醫

九重震悼哀誅祁祁晉銜贈秩遣醜金匱尊名定謚賜卹益  
埤勲垂竹帛名播夏夷沒寧存順抑又何悲悲予糞朽失所  
依麗於今數月魂夢追維哭迎丹楮敬奠神旗惟公靈鑒庶  
其來猗

祭原任湖北按察使東牟王公文

惟嶽降神惟邦有獻文武我公四方是憲筮仕春陵楷模郡  
縣迺調乾州齟其猥誕

帝顧衡南擢公藩翰公念紅苗入陳籌算移節辰陽往綏其叛  
溫旨諮詢賜橙賜膳前席夜虛給之毡墊

帝謂王某實心堪羨惟桑植司其人慄悍汝將協兵明庸彰  
瘴摺匣五封天章炳煥又何予之貂豐狐燦紫金香珠火鑱  
司燿公建牙旗畫疆開畔設汎安塘誅其獮豕捐穀累千腹  
鼓衍衍念彼苗頑夜郎自擅六里崇山負嶠爲患天險穴巢  
局其籬捷楚蜀及黔棄如敝甌蠻黠漢奸根株滋蔓鎮守雄

續文書屋集卷之十  
兵莫之鋤剗乃建奇謀分途鈞縮搗彼腹心開其里閭苗人  
權呼我公綏奠我亦天氓如宵斯旦兩月成功

綸音褒讚寶笈殊批星輝日昇晉秩栢臺提刑江漢彼容美  
司豺狼所竄公歷崗巖摧其突駢施南鶴峯金墉高建改土  
歸流萬民遂願彼婦潛逃以夫狂犴鬻獄欺官周內鍛練臆  
決唱聲併爲一讞公得其情謂茲疑案寃殺媚人感災召旱  
諍於制轅其言侃侃彼復而驕逞其欺謾以我公歸楚人扼  
腕天譴婦回作災難追三命其蕪羣疑以渙吳越海塘以公  
主辦吸砂牛方伏埋奇幻潮過黃留波平海宴城綏逆苗敢  
行稱亂移節旬宣多金購線殲厥巨魁別其黨援第一膚功  
鐫銘圭瓚蠶爾金川內訌外爛倚藉經猷軍謀叅贊車服以  
庸驅馳驛傳大兵凱回彌蒙  
聖眷謂公遠猷適宜通變不竟其謀同聲驚惋自我謁公不  
予麾賤吏治民情提撕靡倦不憚典型哲人捐館布奠傾觴  
公母我遠尙饗

祭廣東撫軍西園王公文

昔公先正世篤忠貞旂常鐘鼎載紀勲名公生岐疑自過庭  
時與諸昆友並轡先馳對策

彤庭遂登高第染翰螭坳掌

帝之制以其邃學發爲鴻文比裁遷固齊駕卿雲

帝謂公才文武所憲命守畿南以副人願瀛海大邦治勲初  
建養以雨風鋤其蕪蔓卓厥循聲爲三輔最屢遷監司擁旄

建旆以筦鹽權利物通商居脂膏地清節彌彰陳臬南江旋  
轅畿輔如古臯陶淑問斯溥程功積闕晉總西藩陽開陰閉  
秋肅春溫

帝嘉公勲開府北楚使節雙持洞庭之墅移鎮嶺南旂幢蓋  
海和懌軍民日嚴亮采龍戶馬人一聲靄迺祝公勲猷以調  
鼎鼎何公積勞而不大受不永其年竟其夙負粵昔槐廳子  
且以相矧是二王公才公望並立朝端以成偉烈公所未爲  
於茲可決昔我于京迺瞻模範以爲天人莫之一見作宰珂  
里獲侍諸公言提其耳迺聽仁風管蠡所窺寧知高廣識其  
小者用志景仰送蛟龍雨望驟騎管奠於絳幔公其俯憑尙  
饗

祭梁念二官生文

維乾隆二十有五年歲在庚辰季夏月朔二日甲戌通家友  
生琉球官學教習潘某謹以香帛牲醴之儀致祭於已故琉  
球國入監肄業官生梁允治金型之柩前曰溥彼球藩東南  
坼埃來享來王仰承天覆歲丙子春新王嗣胄

詔命儒臣冊封往授王念國人厥風猶陋乞學成均以薪以  
標

天子嘉之允茲陳奏王遣四生霸江之秀航海北來編年惟  
戊姤米開洋梯更沙漏萬里乘空颺翻颺吼瀕洞鴻濛駕鰲  
帆鰲七日一針鵬騫其喙爰至於閩瓊河宿留卯歲秋冬水  
颿輪轉仰止金門葭吹太簇

帝命吾師遴材教讀叨被恩榮俾余閒筮二月初旬從容來  
覲雅雅魚魚厥材孔茂我見金生愍其癯瘦屹屹梁生燦如  
瑩瑋累篋填筐星離雲逗上溯羲文析龜分繇下逮關閩元  
明耆宿區類別門引繩摘謬尋彼淵源薄茲鶉鷄撮要陳圖  
罔殊宵晝高下洪纖不鳴亦扣一詠一吟雅知結構更老容  
嗟督余造就謂此莊田乃多獲收豈意月餘金生莫救二豎  
憑陵恣其虐寇允義梁生痛分注灸衆幸有瘳方欣福佑胡  
生之強而摧其壽憶生初來喪儀是紳余惡其徵謂宜徐究  
生果不祥自貽顛撲嗚呼兩生死伊何詎去汝炎荒翔翔文  
囿瞻拜廟堂摩娑篆籀登沐殊恩存沒是富馬鬣崇封表碑  
砌甃子日宜瞑北方北首惟我學疎譏貽飢餒七載騎驢夙  
心未副矧此兩生去余大驟凡厥友朋後先奔奏天實隲之  
匪人詛視生處海南我依荆岫中外各天誰期邂逅寢對子  
牀飯同予豆如彼芝蘭不差其臭旣侍我前忽違我後匪生  
之殃伊予之疚茲奉教言卜遷生柩有楚其肴有清其耐拜  
奠幽魂薤歌用侑惟生兩家世相婚媾生共居遊沒同穴寶  
相愛相依佳城是守丹旒有翩輜車如繡魂勿怖驚亦無逗  
遛嗚呼哀哉

祭王某文

嗚呼霜桐忽壞古柏其凋老成衰謝典型寂寥嗟我太翁人  
中矜僑身經五代眼見四朝百年將及庶老之寮胡焉訃至  
使我心恟昔翁年少譬楚斯翹日文無害用匹曹蕭淹中古



籍兀兀窮宵旣閑而覈反朴散澆當途嗟嘆六馬來招掉頭  
不顧其樂囂囂洞庭漫汗一葉飄飄蘆花水淺我歌且謠宅  
面書臺夜雨瀟瀟言旋言歸言課其髻嗟天不惠封姨作妖  
青幡失守橫折槐條惟諸孫子如木之喬摩手拊之蔽日干  
霄戰於藝圃莫我敢敷萬人辟易一矢雙鷗惟翁懋德老而  
彌邵鄉稱君子夜靜麼么滿城冠帶倚翁爲標前後縣尹延  
訪招要月之初吉德音孔昭非其事也不以折腰  
我皇神聖其德如堯高年有慶普錫銀鐐衆推翁首帛煖肉  
臚如何奄逝曾不崇朝昔余先世青盼時徼我依膝下屢荷  
琢雕葭灰孳末亦翁之教翁今去矣我淚如漂陳詞薦酒翁  
無我遙

祭助教張函暉先生文

乾隆二十有八年癸未歲季夏月越祭日琉球官學教習潘  
相率琉球國入監官生鄭孝德蔡世昌謹以香帛庶羞之儀  
致祭於助教張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繫學行之醇完儼金  
精而玉瑩鬱喬木之舊陰斐烏衣之著姓振鈴響以遙傳瞻  
斗輝之普映韓斲石於神禾歐表阡於安定蒙姑畧以言私  
語連篇而難罄憶十載之飄零同泛萍於汀滢仰模範而無  
從望門墻之遼賈惟

今上之庚辰邁球藩之朝請搢子弟兮來雍聽鼓鐘之隆盛  
沐雕鑄於老更承

聖皇之詔命遴教讀於六堂用奏登乎不佞藉經理於林翁

遽外遷乎邑令時長夏之初中驚遠人之同病慘溘逝兮金  
梁紛百憂之怲怲幸先生之來臨恢併幪而有慶宣上德以  
篤誠使旅魂兮目瞑撫兩生以多方逮謙從而適性既接物  
之惟和亦泄官之必敬信表裏其相符乃寬嚴以合併美德  
量之淵涵更雄豪於吟詠猥忘序而言交摛謙光以俯訂秋  
搴菊兮野亭春探梅兮芳徑酌斗酒於林間敲百篇於畦稜  
拂玉板而橫飛許烏皮之斜凭發孤笑於群憂宣微言於短  
檠理奚隱而不抽情何深而弗鏡履歸儒之夷途牽汲古之  
修綆寧謠詠乎迂踈不詭隨乎奔競月六至以逾親歲豐更  
而若瞬謂叔度其長來庶永消乎鄙吝何理數之難憑痛哲  
人之不慙嗚呼先生每抱膝以嘯歌恨十科之蹭蹬雖屢蹶  
而思伸手一編以自竟索萑草以筵尊命靈氛而互證羌數  
得乎凶占謂卜人之莫應何抱璞而未陳復盲風之太橫慙  
我輩之厚顏玷科名而弗稱荷慰問之綢繆兼自言乎微疚  
急奔候於牖前猶誨辭之嚴峻倏二豎之煽兇遣越人而難  
軫歲不逢乎龍蛇賢獨屯乎命運廓高識以達觀想恬愉乎  
定分矧蘭蕙之茁芽必揚葩而舒蘊上舍遵其遺書中山播  
其令問留不朽於人間抑九京其奚愠惟風雨之淒其每造  
思而悲憤學楚些以摠懷淚常流而誰挽偕兩生以傾觴靈  
徜徉其來訓嗚呼哀哉尙饗

祭李麓堂文

嗚呼惟兄內行踔厲侗儻誠享先靈恩酬嫺黨嗃嗃家人威

如有像兄之友誼久乃不渝鍼之藥石示以範模絕甘分少猶識其麤兄之窻稿我所點批成均課牘片羽用儀以其幹濟晦厥文詞兄之書記風致翩翩百函錦字盡態極妍玉溪偶對永誌師傅兄之治跡所至有聲肩勞任怨斷而敢行始如苛刻終底於平老驥烈士蘊抱難灰棲遲三歲僕病馬遺一蹉不起乃赴泉臺念兄初病端坐有神忽言家室子女婚姻云將託子其語諄諄又云疇昔誤交兩人廣寧門外琉璃河潯憶君舊語十載如新念兄平生兒女情少胡恤其家憂心悄悄徐思兄言實爲讖兆凡今之交觀勢遠邇兄旣知予謂予堪使猶有鬼神息壤在彼述兄之蹟記德事功揭於墓表寘於幽宮兄其奚恨不予鑿衷嗚呼哀哉尙饗

祭熊南湖文

嗚呼學惟深造道匪淺嘗苟澄心以默討乃擇精而語詳如兄穎悟之超卓輔以性質之堅強索微言之幽遠析精義於毫芒固有古之所珍而兄獨覆其畝亦有衆之所擲而兄乃鋤其荒故其鸞翔鶴峙海納川淳講道於學娛顏於庭凡士女之所爲誇艷而鬪捷者兄皆守口其若瓶惟夫臨大節剖大疑不搖羣議而慷慨擊節以論之朗若元龜之照快若駿馬之馳嚴若堂堂之陣肅若正正之旗直使五鹿折其角而匡鼎解其頤晉人奪其塵而宋儒喪其師由是談經西序獻賦南宮快瞻星於藝苑競倒屣於上公冀梧岡其噉鳳漸遠路之儀鴻倏一旦而旋旆矢義養於昏晨著備疏與詳說猶

私愧其未醇乃躡根而探窟益尋故而知新惟得意之足賞  
遂積瘁而傷神慨一病以三月時左圖而右書閒逍遙以曳  
杖恍沂上之舞雩衆咸喜其有瘳冀素蘊之卒摠何此望之  
難必輟琴響於斯須嗚呼南湖當

聖代之羅士苟一藝而必揚何兄之清才宿學大不得參謀  
於三事次不得分符於一方進不得施其所就退不得傳其  
所長上不得奉旨甘以竟其孝思下不得訓子弟以畢其慈  
諒而悶茲英心限額四紀命竟何如天竟何恃行何爲而怒  
居何爲而喜將賢不必貴仁不必壽而自有足貴與壽者長  
在乎風雨之廬冠蓋之里某也生同粉社居近絳紗湘南夜  
雨冀北春華鞭帆所至龜鑿頻加冀範模之常仰發憤排之  
聳牙何鄭公之晨起悵斯歲之龍蛇追遺言之在耳慟儀型  
之幽遐蓋旣爲兄悲不幸而亦爲吾里以興嗟嗚呼哀哉

祭顏介子文

伊先生之清風古聖賢之苗裔襲忠孝之芬芳承高華之門  
第美三世之鄉賢有文孫之繩繼述祖德而懷鉛登詞壇以  
揚袂鼂吾采兮申椒夕初佩兮薜荔時投轄以開樽相翱翔  
而磨礪和憲子之詠吟摹清臣之楷隸想安樂之傳經有筦  
冥之合契寶家訓之遺編信雲仍之勿替紛吾志之攸存迺  
歸仁之絕詣怵他人之我先慙予行之不逮慨禮學之失傳  
獨尊崇乎古制諮經典於難兄備脩明乎鉅細嗟先生之鴻  
才竟鉏鋤於圓柄入虎觀而談經弗染翰於螭砌處冷署而

泰然開諸生之蕪翳作正俗之法言令史野兮流涕新富美  
之宮墻飭豆籩之壞樊教徐生之禮頌陋叔孫之編菴審鐘  
簫之元音正義田之井噉理無隱而不宣色以和而能厲彼  
鷺湖之範模羗復覲兮汶泐考上上以三年覲  
天顏而和霽竚宰割乎巖疆扇仁風而施惠何恡福於蒼生  
奄脩文而棄世踐妖夢於康成儼龍蛇之爲歲夙逃聽乎儀  
型期發蒙於初筮迺戾止乎東山鳳縹縹其高逝曾一老之  
不遺使楚客兮侘傺過陋巷而低徊薦一簞之蘭蕙公知我  
兮來歎俯樂亭而暫憇嗚呼哀哉尙饗

君名懋价復聖裔澹園先生之曾孫也有才名老於司鐸  
予夙慕之惜未一晤云

### 祭劉舜占親家文

嗚呼庚申春仲君始延予館之西席以授子書余承師學有  
伉其門惟君篤信不惑旁論汲古窮經立誠崇禮迂拙之言  
其甘如薺好以秦晉篤以雷陳飲我比我忘我爲賓君或對  
客呼我輩行至親諺語有哂於旁君或翹首人卽笑言是望  
潘某詢之果然十有餘年親於昆季分我鮑金未爲君異乾  
隆十九余來京師饑驅五載遑遑何之因人反旆爲世所輕  
君曰無慮終有令名再適於燕消魂澧水期副君言以傾其  
否談經虎觀授業雞林一麾作宰渤海之陰修道郊城忽聞  
惡耗我壻妖亾我女無告君猶慰我有孫寧馨自幸強健以  
玉於成我常念君肥軀善酒喘嗽之災往往而有南望謝山

續文書屋集卷之二  
祝加餐飯身其康強以愜予願今歲暮春忽接君牘數語寂寥增我頻願寧覺斯時爲君逝日事有先機見乎尺一我遷闕里有役來南開函一誦大憾惟三洪水湯湯震我廬屋伯也云亾君兮不祿仲兒之岳亦不慙遺同聲一哭誰識余悲余本恨人傷心往事匏繫虱官夜不能寐遙望鄉關惟君是倚見君壯年而忽如此魯風烈烈沂雪雰雰望君隕涕人云不云乃命兒煒哭奠於靈九京可作尚其來歎

君名異夏有善行見余所爲誌中子七人皆美才志騫志源志士尤以文鳴君日盼其舉鄉闈歷數科不偶予屢寄書慰之而君竟以己丑歲不祿後數年騫貢成均士魁于鄉昌盛方未艾君皆未之見云

### 祭王東白親家文

昔我交君歲惟甲子重以婚媾不余遐鄙甲戌之秋我遊槐市謂煒兒愚常提其耳戊寅南還哀君運否子夏喪明銜悲無已我嘗勸君數偶然爾莊老之情洛閩之理再策征車分袂江汜送我情深湯湯澧水譯館五年頻來雙鯉自我徂東采山筮仕君書寄我勗之崔李六載企瞻佳兒鵠峙胡君之賢而薄厥祉我於孟冬調繁闕里忽接鄉音愁痛滿紙天降災厲先廬傾圮吾兄旣亡君亦不起嗚呼哀哉君之內行徹于表裏創修祖祠勤薦簠簋敦睦肅邕無敢踣弛君之接人其直如矢高誼薄雲不恤譽毀作爲文章含經咀史南北英才半操杖几胡老一巾困厄至此孟郊之窮而吝其祀誰歎

天門問天所以望君傷懷有隕瀟瀟爰命煒兒南驅其軌哭  
奠幽魂君其鑒只

君名承啓土橋湖人爲諸生力敦行品鄉人敬之舉數子  
皆歿最後育少子慧甚年十二亦殤君日夜哭予次兒爲  
其壻多方慰之弗止也丁亥札予欲北來買宜男者不數  
月而君死矣其弟子爲之後

魯文書屋集畧卷之八

安鄉潘相潤章學

公移

刑十勿歌諭

憲度章程於今大備鄉村習尙自昔各殊當職泣任以來察  
看福邑民俗凡有張貼文告多不一觀而明白簡易之歌則  
乎相抄傳茲特就吾士民之偶蹈而未盡除者刊刻十勿歌  
刊貼一通尙其各自觀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勸士之十  
勿曰勿逆親父子分居滅天倫勿不友兄弟爭訟真可醜勿  
興謠匿名揭帖風斯澆勿唆挑起滅詞訟有明條勿无等虎

皮去毛帽不頂勿粗野遇見官長不下馬勿浮誇輕佻戲謔  
爲狹斜勿荒經學無根柢業不精勿囿俗鄉塾濫文不可讀  
勿錄舊一朝倖選終身詬其勸民之十勿曰勿賭錢受了官  
刑又賣田勿淫惡斬絞徒流孽自作勿衙門事發一村受株  
累勿偷竊本官治賊如火烈勿打架打壞人命法不赦勿酗  
酒禍釁皆因醉後有勿縱婦罵街看戲孤身走勿作僞詐欺  
取財同賊匪勿惰遊無食無衣作下流勿偷渡私載人物夜  
走路

十家總牌律例歌

謀反大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祖父子孫及兄弟上同  
高祖的親支十六以上皆從斬篤疾廢疾不留遺十五以下

及女眷解部爲奴又何辭財產入官或充賞縱匿不首罪有  
差謀叛駢斬籍財產家屬反逆一例施試看王倫數千衆罪  
大惡極盡誅夷

倡立邪教誘愚人清水白蓮同叛論凌遲斬絞流徒杖分別  
首從罪惟均讖緯妖書與妖言造作傳習殺其身死者戮尸  
生伏法前劉省過後王倫吾濮亦有纒首者觸目警心勸吾  
民萬年同享昇平福日將律例讀幾巡

遊手好閑弄拳棒教師學徒並杖枷再看案情從重辦充軍  
流徙不回家失察狗庇干例議窩留地保杖責枷教人犯法  
同正犯光棍多事嚴問拿

縱令妻女燒香者罪其夫男與本身僧道住持不禁止坐罪



並及守門人

強姦者絞未成流輪姦斬決從絞候姦拐發遣永不回窩頓  
土娼連隣佑因姦殺夫凌遲死姦夫斬候不赦宥

強盜得財皆斬決窩主分別斬與流竊贓滿貫問絞罪積匪  
充發不容留偷盜牛馬及各畜各畜計贓牛計頭窩竊分別  
科其罪保甲失察杖有由圖財害命無首從不待秋審卽決  
囚起意假印與刻匠問斬問流又何尤

子孫奴婢毆上人死者凌遲毆斬決卑幼如敢毆尊長絞斬  
凌遲亦分別鬪毆殺人問絞候謀故殺斬入情實毆人成傷  
分重輕杖徒軍流悔無及

發塚見棺與見屍應絞應流分別之未見棺者亦徒罪平爲

田園滿杖施子孫墾種祖墳地不孝之罪更難辭盜賣強賣  
祖塋樹流徒杖枷分等差

宰牛計隻從重論宰馬徒流罪亦宜開場窩賭杖徒流開寶  
壓寶亦如斯地保隣佑狗隱者均干連坐受杖笞造賣賭具  
販賣買充軍流徒刑有差

唆訟作狀扛幫者訟棍擾民充軍宜知情匿犯減一等誣告  
加等律不欺買田匿稅受笞刑半價入官悔已遲不過割者  
田入官計畝加等罪宜知

門牌之設法綦詳矣余又特增十戶總牌以申連坐之條  
並作律例歌訣開列於後令該牌頭請諸生知文義者逐  
條分晰細加講解父兄子弟互相儆戒隣里親族轉相告

語不得視爲常談致干法網追悔無及又令瞽人沿鄉歌  
誦視其勤而賞之

### 勸戒邪教歌

勸鄉民莫從邪從邪喪命又破家你不見王振輩斬絞徒流  
並杖柳連累妻兒與爹媽一門押禁在官衙賣地拆屋真堪  
嗟  
勸鄉民改了邪燒燬邪書葬泥沙孝你娘孝你爺敬你祖爹  
不奉清水奉清茶地有麻園有瓜一家安樂真快活奉公守  
法實不差如再不改罪重加  
勸鄉民如非邪本係良民受訛詐訛你糧食及棉紗你出首  
我嚴拿追你財物治他罪斷不教光天化日有好表

### 收養條約

照得時屆隆冬登奉各憲檄諭飭令借捐勸輸開局收養  
惠至普也福邑山多土瘠地窄人稠無業貧民遠赴口外關  
東京城覓食久無音信者十家而三伊等拋別之父母妻室  
夏秋和煖猶可傭工覓食一至歲暮春初不免饑寒交迫難  
以數計勢旣不能盡收惟遴請公正慈善之紳士細心察訪  
分地董理必其實在鰥寡孤獨奇窮極苦並無族戚可倚者  
方准收養業已不下百數十人特爲立定條約務期實力實  
心實有所濟不爲空言其各凜遵毋違

一收養局各設印簿二本交董理紳士收掌一以登記好義  
者之姓名捐數至春仲事竣造冊申送上憲分別請獎一

以開填貧民名每越十日董理之紳士開單交給地保赴縣具報以憑開摺通報

一西關廂天齊廟東鄉黃務店西鄉岡崙村南鄉高疇集北鄉諸記村設立收養局五處遴請紳士史贊唐吳球曹世安曲文達郭宏革等董理其事凡應行收養之人著該地保查明開單送紳士確查無疑方准入局至於人雖貧苦尚可自爲謀生妄希收養者卽爲遊手好閑之人紳士等不肯收養或多怨恨詛咒別生事端查明卽行責處並問該地保以濫送之咎

一西關廂天齊廟內止收養城內福中社附郭村莊及東關社西關社留公社胡家島社貧民其黃務店局內則收養黃務唐芥馬山陌堂水都兜餘集賢塗山等社貧民岡崙村局內則收養次興巨舉牟城古縣孫芥八角等社貧民高疇集局內則收養杜家莊義井其相朱叢南諸黑石桃園等社貧民諸記村局內則收養芝水務本奇山北芝等社貧民該貧民旣在此局不得復入彼局以杜重支捏領朝東暮西多生事端情弊如有故違者紳士查出卽令地保稟知以憑查逐

一鰥寡孤獨疲癯殘疾窮苦無依之人地保或匿不舉報致有遺漏者查出將該地保責處仍許入局收養

一收養貧民每日每人給米一升菜薪錢五文紳士會同地保每越五日早晨赴局內按照支放在局貧民不得外出

或在家受養者於支放之日不得過期不到以致紳士等候受累

一貧民領錢米之後有家者聽其歸家如無家者即在局內居住以免露宿風棲之苦各局皆賃覓空閑房屋數間令其男女分別居住毋得混雜如有違犯一經查出定行革除口糧不准入局

一開設各局係在寺觀廟宇內賃覓空閑房屋內設煖炕草鋪鍋竈齊備外令各開一門出入往來不許僧道閑雜人等在局滋事至受養者若敢於廟內欺侮神像騷擾住持著該地保稟明逐出

一青年孤寡以廉耻爲重或有實係窮困顧念門戶寧死不肯就養者此兩種人尤堪憫惻該地保開單送紳士確查屬實除棉衣給與外應給錢米半月一送以資養贍仍另造冊送核

一外來哀求入局之人查果應收養者問明籍貫准其一體收養至於少壯男女著該地保卽帶縣訊明以憑捐給口糧遞解回籍毋得容留致生事端

一收養局內如有患病之人著該地保卽具報以憑飭令醫生調治務使生全倘或病故該地保一面報明一面動用公項顧覓土工人夫抬赴義塚或官地內好爲深埋毋使暴露傷殘如有捐棺盛殮者同收養之善士一併獎勵一各社捐送錢米卽各就附近之局送董理紳士查收登簿

該地保仍將收簿送縣查考

一西關廂天齊廟本縣親自督查其四鄉四局已移行儒學  
巡檢典史分地查察並分別地保勤怠記其功過功多者  
獎勵過多者卽行責革

一春融散廠之日如有盈餘擇其猶可傭工者人各給一鐵  
鋤俾之趁時力作其老幼男女男則酌給錢文令其隨便  
營生女則量與棉花令其紡織糊口外籍之人卽按程給  
與口糧俾得歸里毋庸遞解

按取養一事夙爲具文余遊畿輔見方制府獨認真賢能  
之員往往以此受知雖誠僞不一然亦於人有濟矣福邑  
濱海窮民倍多行之一二年存活不少故特錄之

自記

### 崇禮教諭

竊惟居今稽古學禮爲先訓俗型方教家宜急余觀福邑風  
俗冠婚之禮旣多因仍舊習而豐饒之家一遭親喪多不知  
附身附棺必於誠信惟以供養浮屠招集工匠徧紮幻怪之  
物多結綵帛之棚連月累時盡妍極致扛擡鼓吹填路塞街  
糜費金錢盈千累百間巷咨嗟轉相倣倣謂或一不如人人  
皆笑罵破家蕩產務爲觀美服制全無分別至有係屬無服  
亦多白帽白鞋直入公門不思五服精麤原有差等而治棺  
或殯擇地開塋刻石陳器築墳立碑度數攸分無容踰僭朱  
又以帳笥笥無益有害禮取從宜寧儉寧戚何乃越分  
無等循俗忘禮罔裨於化者而取悅於鄉人至於祠堂宗譜

續文書屋集卷之八  
惟二三名家遵禮修舉餘多不立祖祠其有祠者又不曰祠堂而曰社房不知立主而惟繪影卽謂影曰宗譜遇有爭訟呈閱見其累代男女混聚一軸有如釋氏鬼像其於朱子改影堂爲祠堂歐蘇五世譜圖之法懵無聞也時祭旣不舉行惟於三月十月俗節男婦老稚相率拜墓雖亦情之不自已禮之所不廢而拜奠之後則於墓前安設鍋竈炊煮雞豚雜坐羣飲誼譁嚷鬧名曰吃社及其羣入醉鄉爭競毆詈聚族若狂恬不知怪此皆由生童等止知以學時文弋科名爲讀書而不知禮教故也夫朱子家禮一書折衷盡善以謹名分崇愛敬爲本以略浮文敦本實爲用現刻於欽定性理精義之內卷帙非多遵奉無難士君子修身齊家

謹終追遠苟能家購一冊篤信而勉行之將見一人作則閭里相師共敦從先之志不爲非禮之禮其庶乎匹夫而化鄉人以仰體夫

國家禮教之治當職有厚望焉

博陵尹方伯評云甚得爲治體要此家禮存義所由刻也願與知禮者公之

張貼勸孝歌諸刻諭

照得道德齊禮盛王之治顧德猶深微而難遽以徧諭惟禮爲彰明而使人易知易從故齊禮之教卽道德之用茲逢按察使尹公以忠孝之家傳恢賢良之政理明刑弼教齊禮爲先發來家刻各種言言聖賢心法實皆關於民生日用切中

近時隱微深錮之疾可以見之施行內如家禮存義孝經分傳作吏要言官箴切要等書篇幅甚多現在發人鈔傳徐埃分別刊布外所有勸孝歌女兒語七有解四爲箴勸好歌醒人語戒淫篇皆明白簡要畢具脩身齊家待人處事之要爲生童者果能拳拳服膺擴而充之卽可以希賢人聖人無難農工商賈胥役人等亦可力去惡習勉敦善行爲

聖世之好人同享昇平之福不負大人君子惓惓教化之盛心謹將各種刻本大書多篇張貼四門及各社各大村集觀者其勿以爲迂濶之語轉相抄傳講解而尊行之當職有厚望焉特示

尹方伯評云尤妙在切中近時隱微深錮之疾一語

### 招僉生文

謹按文廟丁祭例設僉生載在祀典最爲慎重每充補僉生一名由儒學募補詳請入冊給之頂帶免其徭役與生員一體優待如有文理平通情願考試者免其縣府小試徑送學院往往破格錄取是僉生匪但爲榮身之資亦爲進取之階也但考之國學禮樂錄所載舞譜曲奏譜其旌節之陳干戚羽籥之執向背低昂周旋俯仰之容二律三呂正聲子聲之奏非演習於平日鮮有能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故直省各學俱有僉生一百二十餘名或多至數百名皆各稟師承以時學習每逢春秋盛典衣冠濟濟容儀肅肅使人聽其聲音觀其節奏想見情深文明氣盛化神之象本縣昔在橋門每

羨慕以為榮茲考福邑侑生缺額甚多上丁之日至者寥寥以文學科名甲於東郡之縣而虔奉至聖反似簡略不誠不肅心實歉焉今與學師議廣行召募凡讀書子弟以入廟而有所事為榮者其速赴學報名彙造詳冊申送學院即可為黌宮諸生與凡民迥別如果有志進取仍照例不與府縣考試直送學院以邀破格之譽本縣及學師皆以優禮待之諸童生為光榮計寧不洋洋焉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耶

尹方伯評去於此見君子學道之心設誠致行禮樂其有興乎至於侑生邀優禮之待其自珍者不少而或踰分亡等生事鄉曲則又在於隨事辦理隨時甄別矣

勸士入書院肄業示

照得賓陽書院為福邑講學之地而比年以來至者寥寥此蓋由吾守土者德之不足而作之無術也或謂以膏火之不給故多裹足而不前不知書院之與義學同而異義學者專為願學而貧無資者設耳書院則不然自紳宦之子弟至於富戶苟勤思於講學皆當負笈而來所寡有者非費也且即以費論一人一旬之食其在家與在書院無異也其所省者薪耳爨役之金耳而一歲之束修供給費常倍蓰畏寡而就多計費者亦不出此則又曰吾之學於書院與學於家等耳非有名之可弋也夫讀書者固欲其為經學為理學為今古文之學不宜以弋名為先書院延請明師固崇尚實學者正



諸童之所宜從遊也且縣官雖不才亦嘗從事於斯矣諸  
童生其肯來學乎縣官當以一月兩課之會相與講明而切  
究之亦未嘗無一知半解之資也况歲試伊邇學於院者既  
經歷試而可信縣官卽當不避嫌怨拔之而送於府以示鼓  
舞至於雇役買薪之資縣官當月蠲錢以助之多方籌辦以  
繼之今與諸童生約以本月之某日扃戶而嚴試之擇其尤  
者註之冊俟正月望後諏吉而送之實與名將可兼收諸童  
生其先期報名以待試毋仍裹足不前也若乃生員中亦有  
心殷講學而來者更縣官之願也

尹方伯評云作人甚難惟凡事自反進謀食之徒以造道  
具見一片苦心

### 歲試示

照得福邑羣峯競秀兩水爭流而大海環其東北沃雲盪日  
天地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故自前代至於

國朝名公鉅人德業文章彪史冊而銘彝鼎爲東郡之望本  
縣蒞任以來每見舊家子弟守其世傳固足以塞秋實而擷  
春華而鄉塾村館亦多靈慧出羣之姿乃就季考會課所見  
之文以論其磊落英多者固不乏人而淺俗平弱于手一律  
貽笑阿蒙者亦復不少蓋由於其爲學也止以汲汲求名爲  
務而不復問正學爲何事其學文也亦止於時文中求之而  
不知以窮經爲行文之本原其於時文也又於初入門之時  
不知精選隆萬以來小題之合式者以講其字法句法股法

篇法止將本地數十年前塾師所作之小文抄傳誦習使一切俗法庸腔先入爲主老老大大舊習不改直如膏肓沉痾之難以救藥而各屬之文風又以福邑爲勝計一歲之縣申於府府送於院者不過四百人而取於院者已二十人並屢蒙學憲之榮褒是以一列青衿便以爲其名其文已據絕頂聞人之譽則喜見人之規則怒又好爲人師汲汲乎以其所自矜者開堂授徒本縣嘗因公一過鄉館見其先生之所以爲弟子刪改者不勝詫異而被方訑訑然自謂子智雖其鄉之先達老宿亦視爲平平無奇而不肯請益至其從師之時又不知古人千里負笈之意往往吝惜小費貪戀便安至於離館數里一日一至使一刻千金之時僕僕於道途勞勞於應酬營營於家室又安望其凝神靜思專心致志以窺尋向上哉當職雖椎魯無知識而辛苦備嘗叨爲爾等師帥誠不欲其狃於積習而不知返也爲此諄切告誡願爾諸童毋昧蒙養之功毋迷讀書之法毋甘心小就而忘其遠大毋速欲弋名而不知篤實急歸而求之小學近思錄以尋其門徑而立其根柢熟復於四書白文小注及諸儒精粹之講義以致其廣大而盡其精微博學乎六經諸史以收乎天地萬物之理而窮乎往古來今之變然後約取乎秦漢騷選唐宋大家之古文慎選乎前代及

國初名人之制義以厚其氣體而密其律法循序而漸進致一而有常隨其性之所近質之所稟功力之所到日積月累

皆必有雄深雅健之製以希踪古昔而樹幟文場詩不云乎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亦云齊魯之於文學其天性然  
也爾諸童生長名區遠思康成子雍之經術滄溟阮亭之詞  
章近瞻諸先達名賢之風徽能勿惕然而懼蹶然以興也

賓興手札

周室賢能之書登於鄉老漢家方正之選貢自諸侯故大比  
三年賓興禮重而廣延多士鄉飲儀隆不佞承乏名邦力脩  
墜典期伊人之來責召耆艾而計偕伏念諸位學長渤海英  
才采山碩彥齊歡悲於物我心常先天下之憂忘溫飽於歲  
時學不負平生之志當風雲之會士許無雙響龍虎之文人  
推第一竚高秋之吻鹿維永夕之皎駒跂予望之不我遐棄

科試示

代

諭諸童生欽惟

國家人道化成文運昌盛海嶽山陬靡不理尙程朱法宗王  
唐吾邑上谷名區夙稱人文淵藪沐浴

聖化至厚極深邇來文風頽靡不克繩武前賢當職蒞任以  
來兩次考試疊經教告而此屆試卷猶苦因仍積習未能丕  
變夫藥當其病卽爲良醫當職雖才識謏陋而南北遊學三  
十餘年實於此道頗嘗甘苦簿書之餘忘故未能今於古大  
家之高遠者亦不欲爲諸童躡等驟語但卽一場兩題淺顯  
之弊切近之法縷列指陳庶使諸童痛除舊染漸尋佳境慎  
勿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一多學而識卽格物致知一貫則物格知至豁然貫通之謂也場中淺看學識謂爲記誦之學差却路途至或扳扯太宰黨人萍實商羊等語反說正說連篇累牘而學識正解拋荒無着豈非取義不精擇言不雅

一聖人生知原無待乎學識但好古敏求卽學識之謂一以貫者貫其多也夫子知子貢已能學識於一貫亦將有得故語以發之明我之學識有个一以貫之非專學識畢事也場中錯會下文非字竟說子貢爲悞做工夫矣至有不知識字音志并謂汝以我之識爲由於多學否者豈非夢囈

一夫子語賜爲當可之教非懼子貢不知其身分也場中竟說女輩議論我莫能知知師惟弟何不告我至云當局不知旁觀自清女素方人何不方我且女自有定衡故急欲折衷用意下字更爲荒謬

一子貢之學固宜提清但通篇竟說子貢學識拋却女以子爲者與不解何謂

一與字爲詰問之辭乃有用反詰者不知反詰之反如何哉爾所謂一問是也有言傲賜有言婉詞亦似是而非至於傳寫虛神豈遂無法觀先正小品可見乃純用吆喝如云明以告我何不告我急急致詢切切致訪是究是圖爰諮爰度我不敢必女將何言種種惡派干手一律令人見之欲嘔

一女字予字本重但曰吾因女而思夫予吾不能忘情於女愬然於女穉筆俗派填塞半幅豈可言文

魯文書屋集卷之二  
一次題理義二字分說合說自有精蘊場中竟無一語道着  
并忘在物處物之解

一次藝起講後必做心有同然二比纏上之弊亦不能革

一吟喝何也不曰吾爲之懸想吾爲之擬議則曰試爲究度  
試爲切指至用穆然深思罕然高望且有首題用穆然深思  
於女罕然高望於女者更爲可怪

一人有賢否人有智愚阿蒙之腔老大不革至將聖人先得  
盡行做完尤爲無法

一虛字語助最足見人心地之黑白場中之乎也哉耶矣然  
但等字多屬亂用至厥其於乎所攸等字之連用於與二字  
之混寫起講後原上必安如字如云如賜也如至於心不顧

上下文勢可安與否魚魯烏烏急須考究

一行文根柢要在讀書陋學專門難希大雅卽以文論亦當  
先求前明人小題名賢選本尤以

欽定四書文爲主熟讀精思自有可觀何乃狃於習尙萬口

一談方今哲匠持衡務望痛除舊弊奮勵進取慎勿忽視

一爲學當先立志友鄉友國友天下又必尙論古人方爲有  
志之士苟其志在科名已爲卑下况乃但求入學便爲止境  
不知學額有定誰肯缺數何至以秀才爲富貴齊天以優等  
爲學問貫頂耶諸童其勿以予言爲過甚笑且詈也特諭

考選生童送義學示

代

照得易繫發蒙書稱數學黨庠州序覈周禮以常昭南郭東

管文書屋集卷之六  
陵迄宋時而彌盛凡以先河後海欲勤溯乎淵源必其削墨  
引繩專慎求乎模範欽惟

熙朝重道薄海同文鹿洞臯比分闢披風之座龍門精舍各  
開立雪之樓吹笛馬融有帷皆絳銜鱸楊震無市不槐故北  
海齋中不叙四科之闕而南豐館裏共焚一瓣之香所由水  
積凍以成冰素堆朱而爲錦也維茲完邑夙號名區曲水環  
清沙擁虬龍之氣峩峩峯聳翠霧騰螭豹之輝訪義士於蒲陰  
風多感慨吊諍臣於柳谷人仰師儒洎乎近世以還亦有魁  
人迭起矧夫百年休養累代涵濡虎觀鐘鏗聽雅音於  
帝里蓮池露細沐深澤於

王畿宜其矢願升堂學宗北宋有心瞻斗文法盛唐秋榜鴻  
騫春官鵲起三明七穆橐鏤管以齊來兩到雙丁捧敦槃而  
狎至而乃珠淹祁浦璞晦燕山屢到丹池俱傷紅帛槐柎騰  
路旣比跡於晨星柳汁染衣惟瞻光於此日豈非綾文易織  
花樣難同卽或悔讀南華之篇抑亦未精爾雅之註耶不佞  
三湘末學二酉凡材抱愧青錢貽譏白蠟然而十年嶽麓翻  
譯夏后之碑八載橋門摩挲周王之鼓謬稱持螯敢許識途  
念自承乏以來屢校生童之藝不摹金薤尙戀兔園看翡翠  
於蘭茗忘鯨鰲於碧海慚栽培之無術竟涓滴之莫裨茲逢  
舜野星輝堯城月朗長垣烟碧犬卧花村新隴麥黃浪平錦  
里望聖宮之富美觀文筆之峻嶒政有廢而必脩事取新而  
革故爰詳建乎書院乃敦延乎明師招集生徒羣居肄習有

書堪讀購來縹碧盈車懷餅就鈔給與藿鹽滿箸務使談經  
嶽嶽衷軌洛閩論史觥觥取裁班馬古文則上希左國亦旁  
收騷選之長制藝則遠祖歸胡復近擷熊劉之粹咀董醇而  
含賈茂臨晉字以寫唐詩其歸在明善與誠身如此乃循名  
而責實在山長固知新無愧必小叩而大鳴即當官亦忘故  
未能欲日省而月試期有德有造責功於小子成人庶小成  
大成課績於三年九載獨是翮非鷹隼終不凌霄駒匪驂騮  
寧期開路將追金而琢玉必程技以選材為此特諭生童果  
其豫應盍簪兌求麗澤務按期而與考速赴縣以報名奏爾  
能乎先以文而會友拔其尤者俾主善以得師則爾日請業  
執經喜附青雲之士將他年揚鑣分道共陳彤陛之詩矣

覆試示

本縣簿書鞅掌原非論文之官而瑣瑣瀆告諸生未有不笑  
且詈者顧忝稱父母父母之於子弟非徒養之又當教之教  
之之術不必皆善教之之心要無不殷也今閱諸生試卷竊  
歎以夙號文章之藪而合作不多得又有不得不即我之所  
見為諸生告者告之以本原則迂濶且就文以言文告之以  
深遠則躐等且因病以治病夫文有文理有文法有文氣理  
有題之理有行文之理題之理如本題嘆字乃嘆聖道之高  
妙嘆聖教之有序嘆神化之難幾嘆美之嘆非嘆傷之嘆也  
故周子謂顏子為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先儒以此章書  
當之今各卷每多悲懽歎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等字又有

止做日字並忘却喟然嘆者此王字皆所謂不於實字觀義  
理虛字審精神也行文之理則各具意思各立議論期於適  
如題際而止今各卷全無意思又或有意而矛盾重複全無  
議論又或有論而背謬鄙陋詳見本卷不可枚舉法有相題  
之法有謀篇之法相題者如小題觀略明文商諸集所載某  
題何法某題何法也本題為虛冒題一句不照下文則為支  
離一句直說下文則為漏洩且無上事而喟然嘆與夫子喟  
然之嘆有上事者不同必將全題融會於心而空際著筆直  
使當年一團真景真象活躍於紙上却無一字露出方為能  
手今各卷縱不能到此何乃直用聖道之妙聖教之至見益  
親切一間未達與進而不止語之不惰等語並用復禮才力

字樣不學如此豈不可懼若乃謀篇之法如破題之破意而

不混不率也承題之承破而順逆合度也收句之輕混而不

復乎破也起講之虛涵大意而起止分明不可板實也領脈

之緩急有度也無上文者即何則試言之類亦非可亂安領比之徐徐引入出對

有序也出題之安頓有度也中比之立意分柱實疏題義也

後比之承中比而發明盡致也束比之總束上文而簡要不

泛也結語之來去分明而直接混茫也由虛而實由淺而深

或反或正或開或合相生相因相足直使篇如股股如句而

起承轉合尤須顧其字名思其義意至於合掌平頭齊脚之

戒俗腔套調惡習之禁如六比用六人起頭六之字六也字住脚與從事修途側身儒林進一境

又有一境進一級又有一級非某乎昔人已臚列於觀略集



中及主持文柄者之教告諸生於完篇時宜其講之熟矣而  
老大猶不知試退而以己之文與我之所言者一爲印證合  
乎否乎寧勿汗流浹背也至於行文之氣尤關係要歸震川  
渾灑流轉之氣金陳章黃與

國初名公皆得之以千古韓昌黎云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  
之高下皆宜此就氣之既成言也若初學則當卽其短長高  
下之所以用者而求之蓋字句之相承當短而長則拖蔓而  
氣弱當長而短則拳曲而氣促當高而下則萎蕩而氣索當  
下而高則硬橫而氣滯惟於平時取大家制義十餘篇一篇  
以數日讀之得其所以爲長短高下者何如而後於行文已  
成之時反復諷咏以觀其字句之宜增宜減與平仄清濁剛

柔之宜變換夫如是而後其爲氣也沛乎浩然矣今諸生所  
讀者惟濫惡之房行墨卷卽有置佳文於几案間者亦視之  
若濫惡房行墨卷然故其行文惟抄襲墨調濫腔以冀速售  
無惑乎多者如黃茅白葦少者如枯木死灰而不可以一目  
也願諸生歸而求之治其標則急讀隆萬名人小題精細之  
文細繹先正論文之法

近日王罕皆所  
選諸種亦可學

卽可以有冀若欲治

其本原則仍非熟復乎六經五子之書且先學乎三蘓之文  
而後由歐曾而王而韓柳以逆遡乎秦漢其理其法其氣均  
未能升其堂躋其殿也迂濶之言其寧不終言矣乎至於深  
造之道當職固未能言諸生好學深思他日必有能自得者  
當職亦終不欲驟言之也

求雨示

天降旱虐秋成無望當職既以失德召災又不能積誠感神  
 夙夜憂傷無策可施謹齋宿壇中做董廣川韓昌黎求雨古  
 法依時日方位虔請大龍神像一位小龍神像七位先設座  
 於喜雨庵前敬同官紳耆庶沐浴齋戒設香果以致祭祭畢  
 之後請神啓行擊鼓鳴金僧道各官各率其屬虔誠念經每  
 位神像用數十人扶出西門繞南關至大姑河取水由南門  
 入安於城隍廟中仍同百叩敬謝凡城鄉童男童女皆各沐  
 浴提甕呼號取水插柳其中齊集廟前街道皆各打掃潔淨  
 禁止喧嘩笑語如有門前堆積糞穢及違禁屠宰飲酒茹葷  
 觸犯無忌者查出定行重究不貸各宜凜遵毋違

保甲圖說

按福山縣幅幘二百八十里城內名為福中社領本城內四  
 關廂并附城八村庄外分四保東北保分八社村庄九十有  
 五東南保分七社村庄一百西南保分七社村庄一百有二  
 西北保分七社村庄一百有一總三十社合城內四關廂四  
 百有六村庄計甲一百九十二牌一千九百十五戶一萬八  
 千九百五十五丁口十二萬七千八百二十一今謹繪總圖  
 一具列城鄉保社村庄戶口總數凡山川壇廟墩臺道路胥  
 附焉繪各社圖三十每上格註明某社幾村庄幾甲幾牌幾  
 烟戶幾丁口至於過舶偷裝尤關保甲海船編號亦類村庄  
 茲附繪海島圖凡船丁之數稽查之要避洋停泊之所北會

續文書房集卷之八  
廟島南赴崆峒之水程無不查載以備考核再查前令造送保甲簡明總冊將城內福中社開列東南保之末又以城內四關廂列爲五村又將留公社分爲上留公中留公二社而之采村實統於奇山社內考之縣志乃分之采奇山爲二社均屬承誤襲謬今皆逐一查明更正至一切戶口皆凜遵檄飭親詣清查挨順編聯務祈村無漏戶戶無漏丁而諄諭保正甲長聯比糾察不令邪教窩盜逃竄一切違犯之匪類偶得托足其間庶幾地方寧謐冀收編查保甲之實效焉謹爲圖說以志其畧

保甲爲治民之先務保甲清則救災甚易而不逞之徒無所容惟力行何如耳

### 駁修塗山龍神祠序文

塗山龍神祠當職因其隔城較遠月之朔望難以揭虔妥靈故與邑人公建新祠茲塗山士民復議修理舊祠有舉不廢固當職素心也乃披閱序引不勝詫異如題爲御祭龍王殿伏考本朝

聖人未嘗廵幸茲地亦未遣官虔祀御祭何來又云兼修十王廟夫十王廟正序引所謂淫祀者士君子出則宜嚴禁之處則宜明辨之儒先教告千言萬語福邑文學淵藪寧未聞此乃猶以爲民義所關毋乃設淫詞而助之攻耶又云載在祀典受享御祭惟太平頂一處夫謂龍神祠爲祀典則可謂專指太平頂則無明文且神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無不之

續文書屋集卷之八  
也祭於新祠卽如祭於塗山有司春祈秋報原以爲一邑之民苟謂神有所偏私而曰吾爲塗山之神曾受御祭與他處不同其亦敢於誣神而難通矣唐皇東巡數行乃齊東野語卽斯序亦以爲相傳如此遂可謂御祭龍王廟由來甚舊邪再查乾隆二十四年奉部議准各省龍神祠卽照在京致祭日期一體致祭非謂至今始增二祭亦未指塗山神祠爲特隆之祀如序文云云也比年雨澤偶歉旋卽甘霖叠沛旱而未災不得謂旱災相仍如謂因居人之弗勤而神降之罰其誣神更甚矣至謂十王廟使善者知奮惡者知戒此僧人所以誑誘愚民者曾謂讀書明理之士而亦爲此言邪當職忝列守土於講明民義敬鬼之道有攸責焉不可以不辨其他字句固不足論也諸君其再思之

### 勸協濟河渠論

瀕海之社曰次典曰胡家島地最窪西北磁山崩豈山羣峯連屬蜿蜒三十里溪澗之水皆會焉夏秋間往往告災前人倣溝洫法北自十里鋪開流子河會清河入海長一千五百餘丈西自馬神廟開官渠北入清河長十五里水有所歸不泛濫其爲利甚溥比年海沙飛壅流子口官渠淤爲平地水東流由城濠入大河暑雨漲溢不能制城垣田舍皆爲患僉曰是急宜濬顧兩工並作費甚浩非河渠兩岸百十戶窮民所能肩夫救災卹隣民之義古之經也下流塞則逆行旁溢上流亦受害不得狃近便昧遠圖當職勘估已確特約諸紳

士議議以諸近河渠者主之以高村數百戶協之遊首領量  
貧富料徒庸計丈尺揣廣狹度淺深畧界至待畚揭具緘缶  
乘農隙卜事期人多而工約暫勞而久安當職將親書役書  
鼓磬鼓諸君子其勿阻撓也

曲阜觀風示

照得化民成俗聿尚絃歌樹表立坊端崇文學矧羣材之生  
乎聖域歷千古而慕此賢關觀車服於兩楹低徊難去望宮  
墻以萬仞嚮往同殷盛典裔皇瞻星雲之爛縵奎文炳煥仰  
日月之光華旣凜皇墳帝典之傳必嚴家塾黨庠之教三年  
九載期大小之有成四子六經尋楷梯而直上先禮學以詩  
學纔冀能言以古文爲時文都期載道不佞湖湘末學岫嶠

凡材汲古南山素慙修綆觀瀾北海未識洪源然而家近陳  
良心常殷乎周孔人非茂叔學不忘乎圖書茲幸近聖人之  
居得與觀魯道之盛雖知新常愧而忘故未能爲此示諭兩  
學生員及能文之童生知悉茲擇於十二月初二日例舉觀  
風特嚴扃試寫平生於片晷蟠萬卷以數行學足三餘分奏  
陽春之曲寒消九日共成白雪之篇爲知德之言不數靈光  
舊賦發先儒之蘊如聞冢壁遺音主善爲師敢云拔其尤者  
以文會友其各奏爾能乎象應奎婁信地靈之有人傑文成  
麟鳳喜聖裔之多賢孫占鳴盛於梧岡卜爲儀於鴻羽心乎  
愛矣歧予望之特示

論四氏學曲阜學童生

續文書屋集卷之八  
諸童爲聖賢之後居聖賢之鄉高山景仰嚮往同殷縱未遽能窺尋向上猶當賓賓然守禮教講文學令人想見鄒魯之遺風今當職考試兩場諸童之循循規矩斌斌風雅者固不乏人而亦或放蕩粗率不敬不恕其爲文也又往往空疎無據淺陋不堪此由歷任司衡者推尊崇聖里之心不肯言生童之短而與考甚少額入較多一得巾衫便以爲已足舉小學近思錄經史諸書皆束之高閣而止習一詩經又不能如漢人之專精一藝其於四書猶有宗尙近言正解備旨等書者時文則不知求先正之小題循序漸進實其家常便飯二三十藝以爲捷徑父兄傳之子弟先生傳之學徒轉轉相因先入爲主直如蠱毒之不可攻無學術故無識見無識見故

無意義黃茅白葦一望榛蕪童而習之老大莫悔蓋積漸使然也夫窮鄉僻壤尙思北學今欲與諸童言聖學不以爲狂必以爲迂卽與言科舉之學模模範範亦有不待遠求者以余所知語經術遠則有申公夏侯勝孔穎達顏師古等近則有孔止堂諸家語制藝則有三顏先生諸刻語詩古文則有湖海樂園諸集語楷書遠則有魯公諸刻近則有聖經諸帖凡此以上皆遠方之所求而近地反昧昧焉不之講習負茲美質悞厥平生可爲太息孰甚於此某於諸童有教誨之責誠恐學使按臨亦有漫不加謹如前所言者故敢抗顏規戒因瑣瑣而及乎文學諸童其敬而聽之歸而求之

士民具樂輸之呈前牧詳請奏准五年於茲矣而無捐一文者豈甘蹈欺罔哉誠畏官吏之侵蝕而勒索無已時也今與士民約自前數外不增爾一錢不借爾一物不用爾一夫不使爾一車遴賢紳誓城隍設櫃於關廟徵以串票支收以公簿募良工誠之曰勿濫用勿嗇費勿苟役勿省力勿謂民工後帑工帑工畏上司上司一驗收事已畢民工畏衆口衆口多難塞世相詛顧猶虞鄉里有謂昇平無事役可緩且無預於鄉人者夫安不忘危古之訓也時雖極治萬一寇盜竊發有堅城則可守可守則可攻可攻則城中安城中安則賊不能越城爲毒而鄉亦安輸毫釐捍千里一勞而永逸此理之易明者也余以未信於民故爲數語令鄉保各傳諭焉

牒范縣

卷查敝州生員李蘭德等與監生董淑訥等及貴治生員陳喆等爲敝州王家堤口爭訟一案叠准貴縣移會訂勘通稟各憲繪圖貼說另稟本道憲蒙發原稟原圖叠蒙本府嚴催會勘妥議詳報核轉等因敝州捧讀貴縣各稟及各移文具見軫念民瘼勤求水利農田深爲敬佩顧以敝州甫到濮任貴縣及觀城縣先後公出未回無從會勘而王家堤口內外皆吾濮之赤子利害均爲先受難以再待貴縣公回訂期會勘且值本月十六七等日連得大雨查勘甚易隨於十九日攜帶卷宗圖說單騎親赴該處自古堤西南至王家堤口沿堤東北行三十餘里又入口內尋所謂馬頰河者遂至貴縣

稟稱境內已挑之櫻桃園逐細踏勘古堤古河及各堤口情形由董淑訥等所居柳行頭白衣閣李康店等處查回竊見一帶村莊東北接連范縣各莊之地現止刮鱗種柳冬春之間可種麥子豌豆地僅一熟而形勢窪下流水所歸自應為之從長計慮俾同膏產惟是水利重務千百年相仍之舊一旦驟議堵築開挖似應虛衷確勘籌商萬全不至顧此失彼方有以仰體各憲一視同仁之心今敝州細勘情形無論築壩開堤係屬士民捏詞即大移大稟所言亦有應行商酌者謹臚列各條於後

一馬頰河之宜確考也查貴縣稱敝州王家堤內有古河一道即禹貢九河中之馬頰河等因恭考

欽定書經彙纂禹貢九河既道句內載蔡傳及地理今釋皆稱馬頰河故道在今德州平原商河樂陵等處然又謂九河故道湮於春秋漢唐諸儒之言是非難定又查山東省志載馬頰河故道自直隸元城縣入東省朝城界行朝城境內十二里經莘縣冠縣堂邑博平清平高唐夏津恩縣北入平原德州與篤馬河合然又謂並非禹跡實無馬頰河經由濮境之語而濮志亦未之載不知貴縣生監何據而指稱馬頰河在州境王家堤口之內敝州細查王家莊後微有灣曲之溝行不半里即係高粱穀子之地約三四里至觀城縣之開河口並無河跡行二三里許水窪數處至貴境之道溝莊又行四五里亦有水窪數處斷續相間自道溝至貴境之櫻桃園



約五六里俱係膏田無河跡卽據貴縣稟稱已濬之櫻桃園大雨之後廣不過數武深不過二尺未便指一勺之窪爲禹貢九河中之馬頰河也希煩再爲會勘確議

一古堤之宜確考也查通志古蹟不載該堤名目濮志載馬陵堤回岐交錯爲龐涓死所考之史記止云馬陵道陜而傍多險阻並無馬陵堤之名現在又無險形疑濮志已爲附會土人稱該堤自西南至東北延袤數百里名曰長城堤益屬荒唐今勘該堤高者數丈卑者亦不下丈餘堤面濶處數丈堤內一帶村莊與堤首尾細察情形難以同於各處河堤卽云舊屬河堤而堤內村莊墳墓田地不知始於何時滄桑變遷烏可拘泥且沿堤之莊俱以堤口爲名如王家堤口陳家堤口不可數計而以愚所勘數十里之堤不下數十決口若貴境道溝一莊爲堤口者八寬者七尺五尺餘亦五六尺至二三尺不等凡堤口皆與村莊之街巷相通兩岸高而中深俱屬行人大道尤爲堤內居民赴堤外牧放拉車運糞載回莊稼之要路遽議堵築諸多未便若各憲檄稱勸民脩補堤埝之缺自指現在濟汶泗沂及諸有名之河應行及時脩築以防水害者言非必若王家堤口之內實係人居鬼墓糧田禾苗並無河流確據而但見有古時廢堤卽欲堵築其口塞千萬人往來牧耕之道也希煩再爲會勘確議

一堵築缺口開挖新河之須籌畫始終也細查堤內東北一帶現係濮范觀城朝莘數州縣萬頃膏腴之田去運河甚近

堤外東南一帶現係濮州刮籬種柳冬春間種麥子豌豆一熟之地今如止築王家堤口則水自羣口溢出猶不築也盡築之則大雨時行橫流逆上必淹堤內濮范觀城朝莘萬頃膏腴之產村莊墳墓蕩然一空而北撼運道害更非細况於壅塞潰決又恐堤外東南若做境之李康店各莊及貴境之村莊陡水淋頭頃刻爲魚所謂川壅而潰其傷必多也較之現在水從羣口分出散漫平流於地上者其爲害之大小緩急何如是驟議築口旣害堤內千百年無驚之生靈又不能禦堤外數百里猝至之奇患是兩失也貴縣必曰吾固知築口之必有是慮也吾以是請疏馬頰河之流入於沙河也夫馬頰河之名之形旣已詳之於前矣今欲於堤內開一新河勢必上溯於貴縣所稱河源之黃龍潭下至於貴境之沙河計長數百里約計河身必須面寬三四丈底寬二三丈深二三丈其開挖之糧田若何攤補其墳墓村莊若何避易其跨嶺穿阜一律深通之工價若何籌算其與直隸清豐開州及本省之各隣封若何商議恐未易以一人一時定也若止如貴縣所稟櫻桃園已經開挖之情形廣不過數武深不過二尺以爲卽已深通足以免羣口堵築後數百里水勢逆行橫溢之患做州拘迂誠未見其可也大抵地勢之高下天地未免有憾而水性就下聖人惟順所無事至高低十年總歸於平又覆載生成之默爲補助者茲按確切情形堤非現在有河之堤開口不知其何始河非昔日有源之河堙塞不知於

何時堤內居民不見其豐富堤外各村亦不見其彫敝似以仍舊爲上未容輕議改作此不可執一毫成見者也如必欲全普濟之心則尙有一議焉與其於堤內興最難之工不如於堤外開河沿堤直下地旣平坦而爲下因澤事半功倍將堤內堤外之水均入河內沛然東注旣不害堤內之稼穡又有救於堤外之村莊是亦必熟思審處詢謀僉同會稟上憲委一二熟諳河工之員悉心籌度徹底估計計地出錢計戶出工於農隙之時爲一勞永逸之計然猶未知其可行否也狂瞽之見惟高明擇焉

### 邪教戒上

嗚呼邪教之爲毒也其在燕齊者粵自東漢之末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以黃老道畜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咒說愚民信之轉相誑惑至數十萬人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甲子字於京城寺門及官府中平元年一時同起着黃巾爲識有天公將軍地公將軍人公將軍等稱燔官署畧州郡後爲皇甫嵩所滅自東漢及明其教之未甚者不具述惟明之末世有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徒及會主諸號蔓延數省天啓二年鉅野人徐鴻儒踵其教自稱中興福烈帝大成興勝元年衆數萬人以紅巾爲標攻陷鄆城鄒滕嶧數縣並圍曲阜已乃爲巡撫趙彥所平其遺毒餘孽入

國初乃有單縣人劉佐臣者倡立五葦道收元教妄造五女傳道逆書分八卦收徒黨傳誦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現在如來彌勒我主四語日供清水以消災獲福誘民誑民錢傳其子如清孫恪曾孫省過繼爲教主乾隆三十七年濮州人李孟鈞得其書於荷澤人王忠攜之赴河南南臨潁被獲奏聞咨捕王忠及州民王振張勤房文光房立龍居涇又於王忠家獲黃布牌位二尺許上書中天先天後天等字供清水三杯名清水教其逆書有云平明不出周劉戶進在戊辰己巳年也學太公渭水事一釣周朝八百秋忠因孟鈞寫本平字下訛明冀適輕詭供云平明者天明時也周流之流訛劉本言運氣流化也所司引左道惑衆律擬縲首撫軍奏之

聖上察其情命兩省大吏覆勘覆勘王忠之師卽省過省過固老教主也省過愁吃不成人實寧陽人孔萬林左右之萬林故父兄本坎卦徒以其書授萬林假地理星命術遊豐沛蕭碭及曹單諸邑勸省過毋見客諸惟命先令同卦之宛平崔興東助多金捐職銜繼令離卦之商邱郜姓兌卦之東明陳九成乾卦之碭山張興及本省艮卦之張玉成巽卦之張元勳坎卦之王秉可兌卦之陳受祿與震卦王忠等各偕其黨以次輸省過金省過用之尙窖藏一萬餘按察使國公親詣其家究出逆書及藏金成獄辭奏當省過叛逆餘如律天子改省過斬決與孔萬林駢首歷城市妻子給功臣家爲奴剗佐臣骨諸爲佐臣後者皆徙邊籍其家王振張勤等絞

及流徒有差何踰二年而猶有愍不畏死如壽張人王倫等

者王倫居陽穀家店兇狡無賴以教拳棒往來兗東諸邑

陰以白蓮教誘人煉氣稱煉氣饑數十日不死可避劫以十日

食為一小功八十一日不食為大功煉氣曰文弟子拳棒曰武弟子弟子最狎

者十八人為義子尤倚任堂邑張四孤莊王經隆以奸僧梵

偉為謀主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內妄言今歲有四十五日人

民屠戮劫數隨我道可免其黨從之八月二十四日倫自稱

真紫微星梵偉復託妖夢為幻惑偽置元帥副元帥宣行國

公等官遂以二十八日夜入壽張縣殺知縣沈齊義劫倉庫

據城池掠財物軍器經隆亦以是日招四百餘人集其莊縱

火殺人往迎倫越四日破陽穀殺遊擊縣丞典史劫獄囚遂

陷堂邑殺卸事知縣陳枚所至迫脅民婦從行衆數千人賊

魁紅帔首次以青若藍白行曰集集督戰曰煞煞夜以所掠

牛車為屯衛而已居中晨則置老婦車上衣黃衣以手作法

曰無生神母以繩妓為前鋒妄稱仙女有神術不畏鎗炮人

各口念鄙倍咒咒云真空家鄉儒門弟子某人千手挽萬手

千里還遠啓上聖公老爺聖公是假詭言諸仙女每夜上天

請神母教旦日下令曰神母教我如何如何其妄誕如是綠

營兵素不習戰性恇怯聞賊有妖法益憚甚每戰距賊半里

許即放鎗不中再入藥賊故習俯趨爭死闖關而前再放再

從賊背上過又不中馬步兵皆驚曰賊果有神術不畏鎗則

相率潰走走且數十里不止賊以益無忌進屯柳林杏園以

所掠少婦女爲妻鼓樂稱賀遂亂運河犯臨清起樓梯燒城門堵開口搶糧艘架橋欲渡衛水燬民房殺良民無數城中固守拒殺賊數百人賊始復退據舊城巡撫徐公總河姚公布政使國公督兵追勦奏請京兵及直隸河南兵協捕

上遣大學士舒公額駙拉公左都御史阿公統健銳火器二營勁旅東征命國公赴德州經理兵行事宜籌畫軍需擒誅恩縣賊首李萃褚文等扼賊吭斷其聲援已而京兵及直隸總督周公布政使楊公之兵大敗賊衆河南撫鎮皆會徐公四面蹙賊燒賊浮橋賊竄入舊城王倫自焚死羣賊殲焉生擒一千八百餘人檻致其魁於京師餘悉以差伏法

上復命楊公巡撫山東隨相國督同國公及道府請

旨辦善後事宜誅逆黨搜逸犯解緣坐宥脅從招逃亡緩征輸給房價賑口糧卹死事獎義勇嚴例禁安良民民乃安居如初夫盜賊之禍自古多有然皆值衰晚之世遭官吏之毒乘凶荒之歲以爲奸宄我

朝定鼎百有三十餘年輕徭薄賦湛恩汪濊

皇上聖神文武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偶遇直省偏災不惜帑金巨萬賑之蠲租賜復視民如傷從古未有一時大小臣多奉法毋敢浚民浚民者有誅是歲東省收成雖各屬有差要無荒象壽張陽穀收更豐沈令又長者賊至逆惡刑部鞠之亦稱歲有秋我等不賴官官無害直圖不軌耳嗚呼賊之愚若此其所以愚則邪教害之也夫邪教之盛至漢末與明季

極矣然皆不旋踵敗亡况生昇平之世不能食福其未發如  
劉省過輩皆誅其身以及其族屬亦可鑒矣而曾不知所警  
悲夫

邪教戒下

邪教之覆轍相尋而不知懼者彼亦有所自悞也其一悞于  
水滸傳宋史載淮南宋江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  
十郡知海州張叔夜擊降之知亳州侯蒙亦嘗言江才過人  
不如赦之使討方臘以贖罪愚每讀史至此竊嘆宋之不競  
有由也夫宋於是時尚未大亂以宋江一草竊賊而侯蒙請  
赦於先叔夜受降於後竟不明正典刑以謝河朔十郡之人  
失政已甚遂使為盜者冀橫行轉掠亦可邀赦如宋江是縱

民為盜也且宋史亦止云三十六人耳而後之好亂者乃憑  
空撰一百八人侈傳其姓氏里居與其奪貨殺人背公死黨  
之行以為義烈以為雄傑而金聖歎又為序之評之贊之刊  
之稱曰五才子於是觀劇者遂以為真義烈之概真雄傑之  
士而生於鄆城鉅野壽張陽穀者真若其地之實有其人其  
事尊而信之則而倣之在明則若徐鴻儒於今則又有王倫  
王倫居近梁山其奸僧梵偉則魯智深也其胥役季盤佑王  
天爵歸台則宋江武松李逵朱仝也其營兵喬允公則關勝  
秦明也其繩妓則顧氏孫氏也其竊賊王經隆孟燦則朱貴  
李俊等也以彼鄉曲無賴性與賊近不讀聖賢之書不聞父  
兄之教適又有拳棒弟子數十人相附和遂謂梁山泊之事

可以復爲可以如宋江之橫行轉掠不幸而敗亦可以如宋江之請降邀赦也而不知爲宋江者特遇北宋之季世耳脫令處熙寧元祐之時亦必不能聽其橫行轉掠請降而邀赦况廼生逢邳隆之世被明允之治官吏無擾年穀順成父老子弟皆願萬年之安居而王倫乃欲爲宋江之爲以冀其橫行轉掠州郡莫之敢撓而其後可以請降而邀赦也亦愚甚矣然則王倫等數千人之死死於無知要死於水滸之戲水滸之書也夫水滸之戲早奉明文禁止今惟申嚴其禁俾遠所谿谷山澤之民皆勿演演則告於有司而按法懲之並請嚴飭所在書肆毀其版火其書藏者有誅觀者有誅庶亦坊亂之一端歟其一悞於唐賽兒小說考明史永樂時蒲臺妖

婦林三妻唐賽兒作亂自言得石函中寶書神劍役鬼神剪紙作人馬相戰鬥徒衆數千據益都敗指揮高鳳兵遂陷莒卽墨安邱後爲都指揮衛青所滅殺賊二千生擒四千餘人而賽兒卒不獲小說遂謂賽兒果有神術不死愚民惑之王倫師其說以老婦作法以繩妓爲先鋒口念不畏鎗砲咒綠營兵遂駭傳其術如賽兒望而潰走且或爲邪術以破邪爲賊黨笑及廷鞠之時賊黨亦自謂王倫欺我其身其婦女皆受鎗石傷咒不驗是賊黨數千人之死又死於唐賽兒小說也而愚猶以爲此二書之誤人尙未甚也夫王倫之爲怪也以王倫之爲而爲於今日怪之怪也夫怪必有其端與其末東省爲聖人之鄉聖人不語怪而近人乃好怪其怪之甚者



莫如聊齋誌異一書是書刊傳於淄川蒲姓而好怪而惟怪之欲聞者妄相附會與於不仁謂與神禹鼎山海經同功猶之刊傳金瓶梅肉蒲團謂可息淫也彼其書亦言孝弟言智義皆專舉其怪者而其他乃盡爲神仙鬼狐妖崇之言盈千累百若無地無時無人非怪言之者津津傳之者疊疊使夫里党俗人驚駭其神而文人學士亦愛其序事續言之工駸駸入於其小而不覺故一聞賊黨有妖術婦孺信之卒伍信之生師亦信之風鶴草木皆惴惴然若妖怪之實逼處此幸而

大兵一到小醜旋平倘不幸如徐鴻儒如唐賽兒稍延數月則小民幾惶惑逃走不可止然則人之好怪賊之以怪惑人諸名人不得不任其罪諸人既不可罪則宜毀其版焚其書與水滸傳等顧愚於此竊有深幸焉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又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歐陽公本論云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民皆言其本既實則邪莫之干也王倫結賊黨聚謀數年不旬日破三縣其勢甚猖獗然其誅滅甚易者何也

國家治教休明

聖君賢臣之漸摩仁義百數十年最深且久故賊黨數千人無一文生員誤入其教而守土臣若沈齊義陳枚丞尉若劉希燾方光祀儒官若吳璵將弁若楊兆相趕福童生若郭永銓婦人女子若戚氏皆寧死不從賊武生若館陶王建基等

且率民擊賊堂邑臨清諸村莊各聚數百人執巨梃爭伺賊來斷其頭肉餒狗鼠雉鴟且不獻賊首爭功謂是吾民應爲事聞官過卽數百人擁馬首歡呼以次護送賊定後見相國撫軍方伯觀察至又數千人夾道跪迎齊聲叩謝

萬歲恩及諸大人德嗚呼此豈非大經正而邪慝不足亂之明驗歟余時從軍營月餘畧識其事因述以示吾民俾知所戒云

